

玛丽莲·梦露

私密手稿

经雷 刘焰 李凯旋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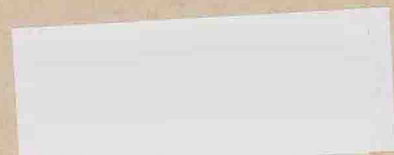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RAGMENTS

经雷 刘焰 李凯旋 / 译

玛丽莲·梦露

私密手稿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丽莲·梦露私密手稿 / (美) 梦露 (Monroe, M.)
著; 经雷, 刘焰, 李凯旋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06-6062-1

I. ①玛… II. ①梦… ②经… ③刘… ④李… III.
①梦露, M. (1926~1962)—手稿 IV. ①K837.1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7287 号

FRAGMENTS

Copyright © LSAS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通过 LSAS International, Inc. 授权百花文艺出版社 (天津) 有限公司出版中文简体字版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2-2011-22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3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78.00 元



Hand of a woman

编者的话

诺玛·琼·贝克(Norma Jeane Backer)出生于双子座。她说自己是双面体,“杰克和海德合二为一”。^①她艺名的两个起始字母强调了她的双重性(另外一个说法是她的艺名受到她掌纹的启发,她双手的掌心都有一个清晰的字母M)。1954年冬天,当她试图隐姓埋名逃离好莱坞的时候,在机场登机时选择的假名依然是泽尔塔·宗克(Zelda Zonk)。

毫无疑问,在她生前,媒体在制片公司的压力下创造了一个快乐、明丽的女性形象,让她看起来像一个懵懂天真的金发女郎。我们不免联想到她在《绅士爱美人》、《如何嫁给百万富翁》、《七年之痒》这几部影片中的形象。这个人物的形象不欢迎任何不和谐音。忧郁的玛丽莲·梦露没有立足之地。偶像不应该有任何负面情绪。

但是,像所有的硬币一样,偶像也有两面。一面是阳光的,通透的,是招贴画女郎或惹火的金发美女。另一面属于月夜,一个追求完美的年轻女人,在追寻绝对的过程中,一次次对生命失望(事业,友谊,爱情)。“我觉得在我身上有快乐的一面,也有忧伤的一面”,她在一次采访时说。

她的朋友马龙·白兰度准确地表达了听到她死讯时的惊愕,“所有人都停下工作。你可以在所有人脸上看到同一种表情,同一个想法:‘一个女人,有成功、荣誉、青春、金钱、美貌……她怎么可能自杀?’没有人能够理解,因为这些东西是所有人的梦想,没有人会相信生命对玛丽莲·梦露不重要,或者说她的生命在别处。”

偶像留下了成千上万张照片。她的形象被用于不同的场合。但是,这里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真诚和令人震惊的清晰。一个人们不认识的全新的梦露。

^① 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小说《化身博士》(1886)中,医学博士杰克喝下一种药水,夜里化身罪犯海德,行凶作恶。“杰克/海德”逐渐演变成心理学中双重人格的代名词。——译者注

根据她的遗嘱，1962年去世后，她的私人物品由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保管。后者于1982年去世，他的遗孀安娜·斯特拉斯伯格接管所有的遗物。多年以后，她在清理物品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满满两盒梦露的手稿。她有些茫然，便去征求斯坦利·布什塔尔(Stanley Buththal)的意见，从1980年以来，他一直是这家人的朋友。一年之后，在巴黎国际当代艺术市场开幕式前夕的晚宴上，斯坦利和出版人贝尔纳·柯芒(Bernard Comment)谈到这些手稿并询问他的看法。

这本书的历险记就这样开始了。

书中的文字尽可能根据时间顺序编排。在收录结集的过程中，印刷成红色的词语意味着经过编辑的修改，有时候只是简单地改正拼写错误，有时候补充词汇以使意思完整。有些片段位置凌乱，成文时自然需要重新安排顺序，可以视为某种诠释：这些都以红色的箭头标出(黑色的箭头是梦露自己所画)。

不排除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里，会出现其他的梦露的手稿。也许，她写过的东西远远多于本书的内容。但是，这是目前可以找到的全部手稿——演员笔记除外，其内容足以独立结集。无论如何，这些文字为我们揭示了这个年轻女人其他的方面，她并不满足于表像的游戏，追寻事情和生命的真相。

只有不熟悉她照片的人才会惊讶于这位好莱坞巨星对文学的浓厚兴趣。这不仅仅体现在本书的照片上。(更何况，同时代的哪一位女星留下过那么多手捧书本的照片?) 在1960年接受法国记者乔治·贝尔蒙(Georges Belmont)采访之际，梦露谈到她最初从影的经历，“在电影的首映式、记者招待会和酒会上从来没有我的身影。很简单：我在学校上课！我一直没能完成学业，后来我进了洛杉矶大学。晚上听课。白天就在剧组演些小角色赚生活费。我听文学史和美国历卡尔·史，读了很多名著。”她的书柜有四百多册藏书，经典名著(弥尔顿，陀思妥耶夫斯基，惠特曼)和当代作家的作品(海明威，贝克特，杰克·凯鲁亚克)都有。

后来，阿瑟·米勒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推荐的桑德堡(Carl Sandburg)的六卷本林肯传记让她爱不释手。但是，在认识米勒以前，在1952年，她就已经开始读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们知道梦露给了许多画家创作的灵感(达利，德库宁，沃霍尔)。她本人对绘画也同样充满兴趣，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波提切利)，戈雅的作品，尤其是表现魔鬼的系列(“我很理解他，我们做过同样的梦，我从童年开始就做这样的梦。”)，德加的舞女让她满眼惊喜，还有罗丹，她曾在大会博物馆驻足欣赏上帝手中的人形怪物。

这些片段展示了一个有修养并不断自我丰富的梦露，她好奇，渴望理解(他人，世界，命运)和被理解。她用笔记记录下她的感情，思想和疑问。

有人会对其中的拼写错误表示惊讶,有些甚至难以发音。但是我们记得马塞尔·普鲁斯特(她在拍摄《爱巢》时阅读的作家)承认他对“拼写错误”给予极大的宽容,在一封信中,他甚至写过这样一句既意外又美丽的句子,“所有的拼写错误都是欲望的表达”……

今天公开的这些材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安娜·斯特拉斯伯格和她的儿子亚当、大卫将它们公诸于众,在本书的筹划过程中,他们只关注梦露的形象,想借这个契机让人们发现她不为人知的一面,没有任何商业的要求,只考虑文学性和艺术性。自始至终,我们怀着同样的愿望,幻想着出版一本能够让作者也满意的书。梦露曾经对一位记者表示,“李也许是继阿瑟之后,对我的生活改变得最多的人。这是我喜爱去演员工作室的原因。”也许,李·斯特拉斯伯格比其他人更能猜懂那个真实的她。

这里完全看不见死亡的阴影,梦露甚至规划好她遥远的未来。计划中,她希望能够扮演莎士比亚笔下所有的女性,从朱丽叶到麦克白夫人。她同样坚持再次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的想法,这一次,与马龙·白兰度合作。

有些文字会引起猜测和评论。但是,这些从未发表过的文字不猥亵,不庸俗。它们是静谧的私密空间,是令人震惊的灵魂记录。它丝毫无损梦露的神秘,反而只会增添它的质感。她是令人无法捕捉的星辰,带着强大的磁场,微微靠近便让一切失去方向。即使在今天,她依然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之一,依然是永不过时的参照。数不清的女星和流行歌星模仿她,把她当成绝对的模特,希望像她一样演出,希望拥有和她一样的嗓音。有许多献给她的歌曲。埃尔顿·约翰(Elton John)和博尼·托平(Bernie Taupin)这一首十分有名:

再见了,诺玛·琼……
挣不脱的孤独
是你最难演出的角色
好莱坞创造巨星
痛苦是你付出的代价
甚至在你离去的时候
媒体也不愿放过你
所有杂志如出一辙
玛丽莲死的时候赤身裸体。

在她的文字中,她比任何时候都鲜活。

斯坦利·布什塔尔
贝尔纳·柯芒



蝴蝶芳尘

安东尼奥·塔布其

但,你一直都是个孩子,

愚钝地

仿若远古,无情地

恍若未来……

你的美貌

是古老世界的劫后余生,

是未来世界的希冀,

被现今世界占有,

便成了祸害。

(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愤怒》,1963)

1

如果这是一场电影,那么在倒叙中,人们或许会看到一个名叫诺玛·琼的小女孩儿。她面庞甜美,眼睛清澈明亮,穿着紧身衣,肩上有两只透明的翅膀,仿若从彼得·潘的世界中走出来的小人物。走在很高、很高的紧绷的绳索上,就像一个杂技演员,双臂张开,摇摇晃晃地向前移动。她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就像一个无意识的梦游者。但,她并不是在梦里,而是醒着的;镜头拉近:奇怪,这不是钢索,竟是一条正在空中危险地摇摆着的蚕丝线。一根如此纤弱的蚕丝如何禁得住一个小女孩儿凭空行走呢?小女孩儿向下看,朝下面的万丈深渊望去……

那里,有一处极为简陋的小房子,被神秘的电影导演揭开了房顶,感觉就像房地产公司的格子间。我们看到,房子里有一个女人,神情绝望,穿着家居服。床上凌乱不堪,床头柜上放了一瓶烈酒。女人身旁还有一个水手,他粗鄙地笑着,但是,我们却听不到任何笑声;水手还把手伸向了小女孩儿,要抓住她。他有一双畸形的长臂,而且,还在一直伸展着,直到触碰到了小女孩儿的脚。但是,小女孩儿毫不畏惧地继续向前移动,看着绳索的那一头,那是一面纽约某座摩天大楼的墙壁;此时,她把手臂伸出,趴靠在空中,就像趴在一个阳台上。在这深渊的底部,在一条车来车往的马路的人行道上,有一群人,以各种手势、动作乞求她,呼喊她,把手伸向了她。人群中伸出的所有手臂,都畸形地伸展开,越来越长,直到触碰到女孩儿的脚丫。他们喜欢她,呼喊着她,召唤着她。但是我们只能看

到一些张开的嘴巴，因为这是一部黑白的无声电影。

那，女孩儿从哪里下来？

此刻，电影里突然传出一个画外音。是小女孩儿发出来的，但她并未张开嘴巴：声音甜美并带有一点鼻音，成熟却未脱稚气，就像在乞求生活来引导她的步伐：

生活

你在我心中有两个模样，

常常，

我就停在那里，垂悬向下

像风中的蜘蛛网般坚韧；

但更多的时候，我在冰冷闪亮的白霜里，

散发出珍珠般的光芒，

拥有着斑斓的色彩，

就像我见过的一幅画。

啊，生活，你被扰得一团糟。

画外音朗诵的是玛丽莲·梦露的一首诗。到这里，再也不是倒叙，而是未来掠影。这不再是一部电影，而是真实的生活，我们身处其中，就在这部书中。这本书后验地向我们揭示了一个聪慧的、充满艺术气质的人物，是我们大多数人所无法想象的，甚至那些传记作家和最为细心的评注家们也不曾想见。本书所收集的资料向我们揭示了一个别样的梦露，与往日她银幕上的形象不尽相同：除了休斯顿和哈撒韦等大导演根据梦露本身的特质打造的复杂角色外，她在银幕中占上风的形象，往往是一个金发碧眼且必须纯洁无瑕的尤物；或者，要具备聪慧的特质，但这种聪慧又不会干扰男人的智慧；梦露是一个迷人的女人，银幕里的她，也是风情万种的，生来就有吸引男人的魅力——她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尤其“当妻子不在家时”。

这本书，表现的是月亮女神的另一张面孔，但是，并没有抹杀梦露在电影屏幕上的女神形象。这是上天赐予梦露的神奇外衣，还赐予了她富于活力的灵魂。梦露的身体，在她生命的某些时刻，好像拎了个手提箱。她的身体里装载了一个智者和一个诗人的灵魂，这一点，谁都没有想到。如果梦露没有这样使她蜚声银幕的天使般的美貌，而只是一个相貌平凡的女人，她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样呢？也许会在她活着的时候就出版了现今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可能就像西尔维娅·普拉斯那样自杀了。或许，也和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的原因如出一辙：因为她太聪明，太敏感了；那些太过于聪明和太过于敏感的人们往往比那些不那么聪明，稍有些迟钝的人承受着更多的痛苦，并且更倾向于自杀（这一观点

得到了心理医生和统计数据的支持)。如果那些人不那么敏感,也不太聪明,就倾向于伤害别人,而那些过于聪明和敏感的人则倾向于伤害自己:这些太过于聪明和敏感的人,认识到了生活为我们作出选择或者允许我们作出选择的复杂性中所携带的大量风险,也意识到了我们存在的多重性,不仅仅是双重的,还是三重的,四重的,有一千种存在的可能。

那些感受到了,并理解到了太多东西的人们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是很多重的存在,但是生命是唯一的,它只允许我们有一种存在,就是他人眼中我们的样子。

2

词源意义上的偶像,希腊语中意为“意象”,一个肉体的双重“气象”。梦露似乎在她自己的身体之外,或者挨着她自己的身体。她自身似乎有一种气息,但很难捕捉到,而她本身和这气息的契合程度,远远超越了与自己身体的契合。

一个女人,她的身体如此地令人愉悦,带着双重的气质,流露出一种忧伤。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现在在纽约长岛的沙滩上。这是1949年,安德烈·德·迪耶纳正在为梦露拍照。这是拍摄工作的最后,梦露整个下午都把自己的身体交给了摄像机。现在,他们在聊天,他们会在沙滩上怎么聊天呢:谈论各种假设,说些傻话,一些深奥的话题,此生之后可能的来生。我们所有人,都记得那个夏天,在沙滩上,我们曾如此地谈过一次话,谈过关于再次投胎转世和其他微小的玄奥东西。突然,梦露有了一个想法,同时也是一种预感,一种莫名的直觉力。这总是只会发生在那些能够从外部看到自己的人身上。梦露就像能预言未来的女巫西比拉,她看自己就像蝴蝶:“一天,当我在给她拍照时,我们开始了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关于投胎转世的谈话。我们在露天里,天空很蓝,飘荡着白云一朵朵。梦露很高兴,一直在笑。她向我坦言,来生想化作一只蝴蝶。目光追随着那朵朵白云,我对她说‘你看,诺玛·琼,在我们身旁就有一种最简单的投胎转世模式。我们身体的绝大部分是由水做的。我们死后,这些水就蒸发了,变成了云。云朵变成了雨,雨水滋润大地,大地上生长着我们人类和动物赖以生存的植物。这就是往复不断的生命循环。’梦露对我说:‘你想我变成一朵白云吗?那就开始拍吧!’说着,就张开了双臂,向我奔来……”(安德烈·德·迪耶纳,《玛丽莲·梦露》,Taschen,2004年)

梦露不仅是一个神话或者一个偶像(她的脸庞在世界各地都被认为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一样)。或许,安德烈·德·迪耶纳在给梦露拍照的时候,后者就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本真”,并想要把它展现在镜头前。但是,这种气息是无法铭刻在胶片上的,也许就像为头疼拍照一样——实际上安德烈·德·迪耶

纳或许已经尽力剪辑出了一组梦露在云端的照片。

梦露对此一无所知。不过，她的生命像是一场告别式，是一场对自身近乎“野蛮”的精神分析，是一种逃离肉体，像蝴蝶一样飞往她的‘我不知何处’的欲望。她在关注着自己的灵魂。

3

先前，古拉丁人发明了“Imago”一词，古希腊人则用“Phantasma”，也就是“影像或意象”。但，这不是我们的身体留给我们自身的形象，而是我们思想意义中自己的形象，是对我们自身的“知觉”，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的“灵魂”。

玛丽莲·梦露当时还读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本书我们都知道。她爱不释手。也许，在长岛的沙滩上，她表现出了那一闪念，用乔伊斯的话来说，她想透过自己身上的那层表皮，表露出自己的灵魂。梦露对安德烈·德·迪耶纳说：拍摄我的灵魂，这是唯一的机会。

4

“我觉得我本身就是一个幻想”，“我想我是一种幻象”（或者是灵魂，如果人们更喜欢这种说法的话）。玛丽莲·梦露 1959 年说的这句话，被唐纳·史波托收入了她的传记。这句话很神秘，还有点不安，但是放在她生命长河的电影底片中，这句话又变得那么地非比寻常。在和安德烈·德·迪耶纳一起在长岛拍摄的日子过去十年后，梦露似乎明白了，蝴蝶和“灵魂”乃是同一回事。

5

行文至此，必须要追忆阿比·瓦尔伯格^①先生了。瓦尔伯格（1861—1929），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领域最有才华的评论家。说他有才华还有一个原因，他总是从古希腊诸神中去寻找十六世纪意大利绘画的渊源。有人为了诋毁他非同一般的博学，说他患有间歇性癫狂症；当然还因为他追求视觉效果“之外”的绘画的含义——即探求某一幅绘画是在何种思想下创作的。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那时瓦尔伯格正在仔细揣摩波提切利的《春》，对于此画的那种时间背景的解释，已经极为繁多，厚若墙体了。但是，于他而言，那幅画着优雅性感的女孩儿的场景不仅仅代表了梅蒂奇宫廷府邸内歌舞升平的欢乐、感官的愉悦和对生活的享受，而是令他想到了十六世纪风靡于佛罗伦萨的哲学思潮，这股哲学思潮滋养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他还想到了马尔西利奥·菲奇诺和新柏拉图主义。从新柏拉图主义，他的思想流向了柏拉图，从柏拉图又

^① 关于瓦尔伯格的人生片段，参见吉奥阿奇诺·奇亚里尼，《神秘的天空》，《文学与从荷马到奥维德的世界》，迪亚巴西斯出版，雷焦艾米利亚省 2005 年。

奔向了前苏格拉底。他想，那位美丽的春姑娘，撒播着花瓣，虽然是在一群显赫的人物中间（比如梅蒂奇家族的成员），但她不可能是一位普通的姑娘吧！她是女神宁芙，正如古希腊人所说，宁芙是半神物，有翅膀，像蝴蝶一样飞舞，瞬间便无影无踪，因此普通人很难见到她们。

6

噢，上帝！我渴望
死亡——绝不是虚假之言
从这里消失，从任何一处
有桥的地方——有布鲁克林桥
——我爱那座桥。

灵魂，蝴蝶，死亡。“谁不知道蝴蝶象征着灵魂的意象，尤其是脱离了躯体的灵魂？”1769年，莱辛在他的绝妙的散文《古人是如何描述死亡》中如是说。确实，对于古人来说，灵魂就是一个有翅膀的存在，像蝴蝶一样。灵魂脱离了肉体，就是死亡。而蝴蝶在我们的语境中，会让人想起妓女，夜间活动的蝴蝶。

玛丽莲·梦露的诗中有对死神的呼唤，那是一种幽灵般的呼唤：在这首诗中，那一只夜蝴蝶，那个有羽翼的存在物，从另一个地方带来了灵魂。之后，桥的意象马上出现了，它也是一个从某处去另一处的事物。不是梦露喜爱的布鲁克林大桥，那个太美了；而是一座无名的桥，很丑，通向未知的世界。但是，很难找到一座类似的桥，因为梦露一座丑陋的桥都不知道。所有的桥对她来说都是美的。现在我们了解了，梦露是一个有着很不错文化修养的女人，不仅仅会写诗，还读了很多诗歌。书里有很多照片都是她手执诗集的样子，或是和一些像卡尔·桑德堡或伊迪丝·西特韦尔等英语作家在一起的场景。而桥在这里，不得不让人想起一部伟大的诗歌，可以说几乎是一部史诗了——哈克·布莱恩的《桥》。布莱恩是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赋予了这种建筑结构以无尽的象征意义。克莱恩笔下的桥，应该是布鲁克林大桥，是他从史密斯船长到1929年大萧条年代期间所看到的。但是，这首诗具有很神秘的内涵和丰富的象征意义：从法国诗人兰波到那些形而上的英国人再到艾略特，在潮汐海峡上的那座金属结构建筑物的意象中，一切都成了象征符号和类比。

梦露有两首诗提到了布鲁克林大桥。在诗中，她好像浓缩了克莱恩的那首史诗的所有象征意义，似乎还对着那些想要理解她的人们眨了下眼。

7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也被蝴蝶所吸引。他曾以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投入

到蝴蝶研究中去,初到美国的那几年,他还以昆虫学家的身份在哈佛大学的比较动物学博物馆工作,整日研究蝴蝶。在成为作家之前,纳博科夫是一位严谨且专注的科学家。

蝴蝶的什么特点吸引了纳博科夫呢?我倾向于认为,他是力图寻找蝴蝶的本质。由于无法通过显微镜探求出蝴蝶的本质,便转向了文学创作。于是便有了《洛丽塔》。洛丽塔是一位女神,或者说,对于纳博科夫而言(更准确地说对于他笔下的人物而言),她具备了女神宁芙的特征。这并无丝毫贬损之意,自是有其他含义的。

亨伯特先生也是一个在追寻女神,探究其本质的人。他对爱欲方面的好奇心,使他很快变得狂躁不安,自然也以入住精神病院为结局了。

8

瓦尔伯格终结了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作中女性的宁芙女神形象。除了胜利女神之外,其他展翅的静态女神都会招致战争,因为,依据古希腊人的传统,她们都属于酒神女祭司,是美貌与死亡的结合体。要抓住美貌与死亡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是不可言喻的。只有神话可以阐释它们。

并不是说必须是古老的神话;重要的是神话的本质:可以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神话,但要超越时空的局限。

9

在这部书中,不仅仅有诗歌,还有简短的注释,以及日记片段(总是有一篇意义深邃,完美的椭圆形散文;而诗歌自身的语言也是很神秘的)清晰地构成了一种研究和探索。是一个力图了解周遭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的知识分子的理性研究和一个力图了解自身在这世界中的存在(在这里的我是谁,我有什么意义)的个人的探索。梦露肯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神话(或者一个新的神话),于此同时还质询自己这意义何在。

有一篇很奇特的文章(但也许可以找到其他类似的)以非凡的方式兼具了这双重的探索:是李·斯特拉斯伯格的一些指点,梦露记了下来,并做了评论。其中还涉及了梦露当时以奉献的精神和认真的态度参与的那个演员工作室。显然,李·斯特拉斯伯格给予了她很专业的指导,梦露想要遵循这些指导。然而,在她的日记中,插入了一些她对应该去做的事情的“意义”的反思,还有对她正身处其中的现实生命的神秘意义的思考,这使她的内在爆炸了。

这不再仅仅是职业的问题,还有更多的问题。切萨雷·帕维瑟曾经写过一部题为《生活的本领》的日记体小说。这部书的名字还成了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学校的一篇教学文章的标题,它是这样开头的:

你再也不是一个孤单的、受惊吓的小女孩儿

要记得，你能够赢得全世界的敬重（似乎并非如此）

绝望与嘲讽：有什么不同？

10

“那只我未能抓住的最漂亮的蝴蝶，因为一阵风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在蓝色的空气中奇怪地飞舞着。我想再次抓住它，但是，我不具备这种能力。事实上，我想要得到它，但是，我所接受的智能教育不允许我这么做。我也出生在普洛托尼亚，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在一座小山峰上，看着思绪环绕飞行。当靠近我们的那个机敏的女孩儿时，我想和她一起快乐地旋转，离开。但是，这些兴奋并非由我而生。我只能在后面看着，品味毛毛虫化蝶的过程。”这是1900年，瓦尔伯格给他的朋友安德烈·若莱的信，但并未很明确地告之友人，他在渴求那一从他身边溜走的“神奇片刻”，就是破茧化蝶的那一刻，开始飞翔的那一瞬。那才是瓦尔伯格想要捕捉的瞬间。然而，他不许自己那么做。因为，那一刻，只属于普洛托尼亚，属于那个梦幻的世界，属于那种顿悟的范畴。

11

谁没有梦想过和梦露共度良宵？肯定有不少杂志已经做了这方面的调查，结果肯定显示大多数被访男性都有过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梦想要变成现实，那些回答此问题的男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们双臂环抱的不是个神话，而是大自然造出的女人，他们应该会褪去她身上的衣服。然后，褪掉她那梦幻般的香奈儿5号内衣——梦露原来一直说要穿着睡觉的那一件——接着把它放在床头柜上，然后钻进被单里去感受一个女人真正的、自然的味道。

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开始想象：梦露身上只穿了一件紧身衣，一种类似有机硅的材质，身体清晰可见。即便如此，它依然保护了最深层次的本质——灵魂。蝴蝶知道，如果被两只手指头捏紧了翅膀，那它就失去了能够让自己飞翔的神奇芳尘。

12

但是，蝴蝶也会做噩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事实就被颠覆了：它们翅膀上的芳尘，在它们身体里也有，值班的昆虫学家打开了它们的腹部，芳尘溢了出来。

斯特拉斯伯格和他的助手霍恩伯格，他们把我开膛破肚，里面空无一物……唯一看到的，是细碎的锯末——像在锯一个布娃娃——锯末喷洒着，桌上，地上，到处都是。

13

1921年，瓦尔伯格住进瑞士克罗伊茨林根的贝尔维尤诊所，整日胡言乱

语。夏天，窗户朝花园敞开着，一群夜蝴蝶被床头柜的灯光吸引，飞了进来。瓦尔伯格晚上和它们说话。这些个飞翔的小生物，就是瓦尔伯格的访客和安慰了。在其因为疯癫而产生的胡言乱语中，种种幻觉融合了深层的古典文化。他以为，那些会飞的小生物，是女神，即宁芙，而宁芙召唤着存在的“幽魂”，即“灵魂”。稍晚些时候，当瓦尔伯格恢复了健康，他便称这些蛾子为“Seelentirchen”（通灵小动物）。这是一个奇怪的新名词，统指蝴蝶和灵魂，在他之后，在德语中再也没有任何关于该词的使用。

14

梦露的蝴蝶也遭遇到了和瓦尔伯格一样的境况：被关在了一个小隔间里。

现在，噩梦成为了现实，或者反过来。梦露把这个噩梦讲给了她的心理医生，格林森医生（p213—230）。轻描淡写，语气几乎是冰冷的。其他人会怎么想？疯癫，还是极度的清醒？

15

梦露在这个充满了意象的世界中留下了自己的意象。在这意象背后，掩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灵魂。这个灵魂是美丽的，被很多心理学界人士定义为“神经官能症”。他们把那些想象力太丰富，感情太丰富，感受力过于敏锐的人，统称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命运最想要给予梦露的，是意象，是偶像，有着蒙娜丽莎的面庞，但没人知道在这面庞之后隐藏着什么。

这本书的全部文献资料皆未曾公开出版。它揭示了梦露的美貌之下掩藏的复杂灵魂。诗歌，散文，私密日记，偶然的随笔和短文都记载了许多人未曾想见的，那张光芒四射的、美丽至极的面容的意象；与安迪·沃霍尔所创作的“系列”画不同，书中的意象都是特殊的，“系列之外”的，特制的。书中收入的所有文章，不是梦露的感觉，而是梦露的思考。现在，把可以看到的梦露的外在和隐藏在这外在之后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她的面庞和身体更美了，更令人向往了：想象那个梦见自己变成蝴蝶的梦露吧！

16

但是，谁又知道，到目前为止我对所说的这一切，却找不到一个反面的解决之道。“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就曾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先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自己变成了人。”博格斯的如是说。

也许，梦露也曾梦到过自己化为一只蝴蝶，某一天，她觉得自己出现在了
一只蝴蝶的梦境里。

为了能够永远飞翔，她决定变成那只梦到她的蝴蝶。

目 录

编者的话 / 03

蝴蝶芳尘 安东尼奥·塔布其 / 07

个人手记[1943年] / 03

没有日期的诗作 / 19

黑色封面《笔记本》[1950年初] / 37

另一本黑色封面《笔记本》[约1955年] / 55

华道尔夫(waldorf-Astoria)酒店台头的便笺纸[1955年] / 73

意大利文记事本[1955年或1956年] / 95

印有园畔酒店(Parkside House)台头的便笺纸[1956年] / 111

罗克斯伯里市(Roxbury)手记[1958年] / 131

红色笔记本《火线》[1958年] / 141

随感与札记 / 155

宴会杂记[1956年或1957年] / 181

致李·斯特拉斯伯格和他妻子保拉的信 / 191

致霍恩伯格医生的信[1956年] / 209

致格林森医生的信[1961年] / 213

书面访谈[1962年] / 231

附录

几本梦露私人藏书 / 240

最满意的照片 / 242

葬礼致辞 / 245

——李·斯特拉斯伯格

玛丽莲·梦露生平 / 246

朋友与梦露 / 248